

苹果文丛

鱼缸中的一个少年

YUGANGZHONG
DE
YIGE
SHAONIAN

陈启文◎著

本书精选了陈启文以青少年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均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苹果文丛

鱼缸中的一个少年

YUGANGZHONGDEYIGESHAONIAN

陈启文◎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鱼缸中的一个少年 / 陈启文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6

(苹果文丛)

ISBN 978-7-5468-0564-1

I. ①鱼… II. ①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30264号

鱼缸中的一个少年

(苹果文丛)

陈启文 著

责任编辑: 靳 莉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76 (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68-0564-1

定价: 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自序

这本书，只有一个宗旨，从我业已发表的七八十部中短篇小说中，遴选出一个比较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小说选本，或是青少年题材或青春题材，或是从青少年的视角来打量这个世界的作品。这个选择的过程让我备感惭愧和内疚，我感到我对不起青少年，我为他们写得太少了。

在我心中，青少年仿佛不是一个年代，而是一个世界。尽管那是每个人都必然要经历一个世界，但随着岁月的嬗变，随着我们的长大、成熟和不可遏止地变老，那个世界对于我已经越来越神秘，甚至感觉那是一个未知区域。这也让我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悉的好奇。事实上，我的小说处女作就是一篇青少年题材的小说，《半青半紫的桑椹》，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走出师范校门的中学教师，写这篇小说也就二十出头。尽管那时我已觉得自己成熟得要命，但心里还是有点犯虚，当我面对两位早恋的中学生时，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四十多岁、也曾有过早恋经历的女教师，试图借助一种母亲般的力量，把这两位中学生从早恋的泥淖中拔出来。这篇短小而青涩的小说在《湖南文学》发表后，我居然收到了很多中学生的来信，他们天真地以为我就是小说中的那个像母亲一样的中学女教师，他们向我敞开了他们进入青春期后分外活跃、激动又焦虑、困惑的心灵，倾诉他们的早恋、梦遗、初潮、痛经等一系列在母亲面前也羞于启齿的青春烦恼。有时候读着他们的来信，我自己也感到脸红、心跳，我甚至觉得我是有罪的，尽管小说是虚构文本，但我下意识地感觉到我欺骗了这些天真而心地特别干净、纯洁的孩子。

这篇小说现在早已找不到了，就像我文学初年的许多作品一样处于失踪的状态。若是真的要去寻找，也不一定真的找不到，说穿了，我其实不想去找，不想重新面对或正视自己年轻的青涩之作。当我真的到了那位虚

构的女教师的年龄，我又开始以一种有了丰富阅历的过来人眼光去打量青少年的世界，这让我有了重新发现的可能。这次遴选出来的中短篇小说，就是我步入中年后的作品，说不上太多，倒也说得题材广泛。如《青蟹》，也是以当代大学生的情感为题材的，这些大学生显然已经和我在中学任教的那一代青少年很不一样，他们的很多困惑已经是现代社会的困惑，甚至是后现代社式的困惑，比当年的困惑有了更多纠缠不清的人生意绪；《村上春树，匕首与茶道》则是一个与青春幻想有关的小说，那个茶楼少女和一个来自东瀛的复仇少年，最终在茶叶的冲泡过程中泡开了祖辈们纠缠不清的历史恩怨；《大堡柳船坞》通过一个少年学徒的视角，再现了一个江南船坞在历史演进中的辉煌与黯淡，这是通过一个乡村少年的视角，呈现乡土中国的变迁；《穿晚礼服的男士》描写了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对细致、完美生活的追求；这也是一种正常的追求，却在世俗中时时遭来非议和磨难，当生活处在某种不正常的状态，或者说，当社会处于某种“非常的大多数”状态，这个青年的正常追求反而变得不正常了，而他始终不渝的追求，事实上就是要求生活回到“本来如此”的状态；《黄雀嘴儿》通过一个眼睛有毛病的孤儿和一条叫黄雀嘴儿的小船，去完成他对某种邪恶势力的对抗，而这种正义感，是一个少年从大河驶入浩瀚的大湖之后必然要发生的；《鱼缸中的一个少年》那个处在青春期困惑中的少年游泳运动员，他在左冲右突中想要超越自身的极限，又何尝不是想从青春期的困惑中突围；《每个人都有病》叙写“我”在文庙中学三个老同学的命运，他们害病的过程和结果绝对不止是令人感叹或心生怜悯；《黄衫儿和白头翁》中描写了一个被虚拟的网络世界所控制的少女和那些被现实世界所控制的人们，到底谁能拯救谁？《谁知道》中有两个少年主人公，一个是乞丐儿酱板鸭，他从小跟着脑子受伤被生活折磨得心理扭曲的、一个在血缘上十分可疑的父亲，过着逃亡似的流浪生活，另一条线索，则是围绕一个不断改变姓名的女孩展开，她有很多名字，荆小筐，石榴，童谣，但她就是同一个女孩，在她一次次改变名字的过程中，她从一个乡下女孩走进了城市，母亲带着她从乡下嫁给城里的一个瞎子，母亲和她都竭尽全力地融入城市。某一天，这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男孩和女孩，他们的命运发生了致命的交叉；《滴血的唢呐》则是写“我妹妹”一个乡下女孩

失学后的生活，以及由此给她带来的一生的命运……

在我编选这部小说集时，发生了一件事，那是因为拙作《天子坟》被江苏南京市高三语文三模考试试卷作为文学类文本阅读试题选用，一位高三学生找到了我的新浪博客，以留言的方式向我质问：“我想问一个问题，什么样子的文章才能够真正吸引读者，与读者产生共鸣？一个连社会是什么模样都似懂非懂的学生会有足够的经验来感悟一篇文章的深刻内涵吗？就更不要说再向下拓展更深一层的含义了，连文章的内容都未搞懂，难道还能答出所谓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吗？……教育家究竟要怎样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中国还会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鲁迅吗？还有可能出现另一个季羡林吗？正如钱学森那句话印证了当今中国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弊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难道学生们二十年的寒窗苦读终究只为换取一个旁人看似体面的工作？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吗？难道把学生束缚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继续这你们所谓的填鸭式教学，而限制学生的思想，这估计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令人可怕！……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我们，身心尚未发育完全，很多连成年人都经不起的诱惑对于青少年又是多大的诱惑呢？更不要去指望他们会去社区，敬老院义务劳动了。为什么很多显而易见的弊端，这些教育学者们却对之漠然？”

对这个中学生的质问，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回答，我又该怎么去回答呢？我那些被选入课本、试卷的文字，又真的能够设定一个标准答案吗？

2011年11月3日

陈启文记于东莞长安

目 录

青蟹	1
村上春树，茶道与匕首	13
大堡柳船坞	25
穿晚礼服的男士	40
黄雀嘴儿	76
鱼缸中的一个少年	90
每个人都有病	122
黄衫儿和白头翁	132
谁知道	141
滴血的唢呐	185

青 蟹

每年白露前后，洞庭湖一带就会下一场雨。这雨不会持续太久，但劲儿十足。而且是那种没有风没有云的雨，凭空地落下来，白得耀眼的雨线几乎竖立在地面上，天空顿时变得出奇的清晰透明。当地人叫白龙暴。雨一停，就是空荡而明亮的秋天了。湖的深处展开一片诱人的蓝色。夏天的那个在白漫漫的热气中形影模糊的大湖，于是变得一眼可以看穿的透彻。

我在湖滨的一所学院待了四年，为混一张和我现在的生活没一点关系的文凭。那所学院倒很一般，我也渐渐把自己在那里学了些什么都忘掉了。但风景真的好。风景都在院墙外面。院里的那些花草树木跟我们一样，也都修理得差不多了，开的花都朝着一个方向，怎么开也开不出什么新花样。

几乎每天黄昏，我都会和禹兰抄近路走到湖边，所谓近路也就是院墙上不知被谁砸出来的一个洞。我一直怀疑就是禹兰砸的。

这丫头好像很喜欢砸东西。我在湖边的水草上慢慢走着时，又闻到了身后泛起的血腥味。禹兰又开始砸那些湖蚌了。只要看见一只爬到湖滩上晒太阳的湖蚌，她就要把它敲开。但你又并不觉得这有多残忍，她满脸稚气，而且念头很纯洁。她把湖蚌敲开，把手伸进血肉滚热的蚌壳里去摸索着，看里边是不是藏着珍珠。她那孩子气十足的念头和花蕾般灵性十足的手指，甚至让人莫名的感动。这使我觉得，那些柔弱的生命或许本来就应该掌握在一双同样柔弱的手心里。没有壳的蚌壳被她扔在水里，还是活的。但我不知道它们是否还能长出新的壳来，对于这个大湖我还不太看得

懂。它每天都在制造着某些谜一般的事物。禹兰有次敲开了一块很普通的石头，里面居然长着一只虾子。

渔民们背着船桨陆陆续续上岸了，一走一窜地唱，也不知唱些什么，无非是表达一种心情。这些城市渔民看上去都生活得很幸福，脸色红润健康，对谁都露出朋友般的笑容，显得坦然而自信。不像那些小市民，总是提防和戒备着什么。渔民走路都摇摇晃晃地走得像鸭子一样慢，划船也是缓缓而行。湖水不但培养出了他们的一种胸怀，好像也磨炼出了他们悠闲散漫的性情。

那边依山傍水的一个渔村，就是他们的家了。一律是两层三层的小洋楼，在绿树掩映下，看上去像一个高尚住宅区。比我们学院的那些教授们住得好多了。远远地我们听见了一些女人和孩子的呼唤声，有叫爹的，有叫孩子他爹的，充满缱绻之情，像是某种动物的倾诉与呼唤。汉子们听见了，也并不答应，依然一摇一晃地走，满足与自豪之感便油然而生。

看见了这样的情景禹兰便笑。也只有在这时，她才会笑得又灿烂又开心。做一个打鱼佬的妻子好幸福啊，她闭着眼睛说，脸上飞出一片红晕。

那时我总觉得禹兰比我大。我当然知道她实际上我还小半岁。我和她是从同一所中学考到这里来的，虽然读中学时并不是太要好，可一进入大学，感情就不一样了，没有多少人能够幸运地从中学一直念到大学还是同学。我也就被公认是最了解禹兰的，禹兰呢心里有话也确实只对我一个人讲。但她还是给我一种神秘感，我甚至觉得她比我们这些刚刚跨进大学校门的女生多了一点儿什么内幕。只要和她在一起，我的心情就会奇怪地变得复杂起来。

禹兰是我们中间最先开始恋爱的，关于这一点，她以自己有点儿悲惨的失恋证实了。这多少让我感到意外。一般大一女生，都还处在身心调整阶段，从中学生调整到大学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可禹兰，几乎没有一点儿过渡就神秘兮兮地开始往单身老师住的那幢筒子楼里钻了。那里住着的都是些研究生刚刚毕业的年轻助教。有的也不再年轻了，像禹兰找的那一位，都三十多了。那是位羸弱瘦小的选修课教师，姓宋，教我们的大学语文。这样的课实在开得比较奇怪，如果说也算学问，怎么做都很浮浅。我

不知道禹兰怎么会爱上他。我甚至怀疑他有肝、肾之类的隐疾。可更没想到的是，这小子居然找到了一位副院长的女儿，迅速地结了婚，而且迅速地让老婆的肚子隆了起来。禹兰哭着告诉我，他这哪是恋爱啊，他找的是一个马上可以给他生孩子的妈，一个能让他很快评上高级职称的老丈人。

我说你明白了就好，禹兰。

禹兰笑了笑，说她心里早就有数。

也是的。为了这样一个男人去痛苦犯得着么，现在又还有谁为这样的事较真呢。男女之间现在热衷于追逐与被追逐的情色游戏，恋爱反倒在其次了，结婚就更是次之又次了。谁心里都有数但又心照不宣，形成了一种默契。这不是男女之间的默契，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一种默契。你想想，那位三十出头的宋老师会耐心等待一个大学低年级的女生慢慢毕业么？傻瓜也不会相信。而且这些道理都是禹兰自己讲给我听的，她像是要开导我，其实是开导她自己。然而我很快又发现，她那颗貌似明白又貌似坚定的心，其实非常脆弱。

整整半年过去了，她还深陷在与那老小子耳鬓厮磨的一段时间里。

或许这神清气爽的秋天，可以治一治她的心病吧。太阳把大湖来龙去脉地照了一整天了，像是有些累了，阳光纷纷落下来，晚霞漂满了一湖。这会儿湖里已经很少有人了，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在船上撒鱼食。鱼食是金黄色的，手一扬，一大片金黄色在空中飘散开，跟播种似的。

渔民现在很少撒网捕鱼，主要靠网箱养鱼。这让我感到有点沮丧。对于一条鱼来说，自由比生命更重要。一条自由自在的鱼，虽难免有被捕捞起来的时候，但总还有逃脱的机会。而那些网箱里的鱼，虽然也在水里活泼泼地游，游得不知道有多快，却哪儿也去不成了，只等着人们把它捞起来了。这让人感到绝望而又虚妄，还觉得挺可笑的。

禹兰说，主要是没一点情调了。

还有养螃蟹的。螃蟹还有爬出来的可能。我和禹兰脱了鞋袜，把腿伸进水里，四条腿都白白的，温热的水流，轻轻荡漾着，微有些醉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雨后新长出来的水藻味，直往鼻子里钻。静静的，我们都不

说话，真可以说在呼吸另一种空气。禹兰突然尖叫了一声，赶紧把腿缩了回来，一只小蟹趴在她的腿上了。她叫得那样恐怖，我还以为她的肉被螃蟹咬掉了一块。我很勇敢地扑上去，把那只螃蟹抓住了。它张牙舞爪，但并不咬人，只是那装腔作势的样子，很吓人。

它是从哪能里钻出来的呢？我朝一只只网箱里看。网箱很大，但那时我还没有近视，眼睛能看得很远。禹兰眼睛快，比我先看见一只养蟹的网箱。我们爬起来，走得离那只网箱近了一点，看得就更加清楚了。螃蟹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到处乱窜，都异常沉默地待在网箱里。禹兰突然愣了愣，她指着水底下，神秘兮兮地让我看。水很清澈，能看下去很深。我吃惊地看见，和螃蟹一起躺在水箱底下的，居然还有一个人，一个小伙子，只穿着一件裤衩，肌肉发达，他身上阳光的感觉很强烈。这小子，正在水底下望着我们呢，还对我们轻轻作了一个怪相，可能以为我们站在岸上看不见他，禹兰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已抓着一块石头了，很凶狠地一下子砸进水里。

哗啦一响，湖猛地摇晃了一下，一大片湖水突然空了，四溅的水花在晚霞中变得更加绚烂，我们被这短暂绚烂晃花了眼，就很难看清水底下的真相了。不知那块石头砸坏了小伙子没有，我有点担心，没想到禹兰还来了真劲，连人都敢砸。过了一会儿，在另一个地方突然爆出一声笑，一颗青皮脑袋从水里喷了出来，喷了半人高，是那小伙子。禹兰一弯腰，手里又攥着一块石头了，攥得那么紧，石头在她手里发出一声尖叫。小伙子把脑袋往水里一扎，两条黑黝黝的腿在水面上一摆，又不见了，像一尾大鱼。

他还真的就叫大鱼。

禹兰后来一见了他就故意喊，大鱼哎，大鱼哎，娇声娇气的，就像湖边的女人在长一声短一声地呼唤她们的汉子，只是少了一点儿激情，多了股顽皮的邪劲儿。大鱼就抓着一只小螃蟹赶过来吓唬她。大鱼要它吹胡子，它就吹胡子。大鱼又喊，瞪眼睛瞪眼睛，那只小蟹果真就鼓起眼睛来瞪着。禹兰早就不怕螃蟹了，她还抓了一只回去，想要吓唬那些胆小的女生。我劝她别害性命。果然，等她把小蟹从牛仔褲里口袋里掏出来时，小

蟹已经死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八条腿的螃蟹死了看上去也是活的，还挺精神。

教我们大学语文课的那位又瘦又小的宋老师踮着脚尖趴在黑板上写了一阵，转过身来翻开教案，就看见了那只小蟹。他的手抖了一下。禹兰使劲忍着，没笑。教室里一时间变得兴奋和紧张起来，都在使劲地忍着。但并没有出现戏剧性的场面。宋老师小心地用两个指头夹住小蟹，动作十分优雅，他很仔细地端详了片刻，指着它说，螃蟹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我还以为是一只大蜘蛛呢。满教室的同学这才笑开了，可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效果是他故意制造出来的，主动权牢牢地把握在他手里。

似乎余兴未尽，下课时，宋老师又说，谁要再给我送螃蟹，就多送几只来，个头最好大点。同学们，秋天是吃螃蟹的季节啊，持菊赏蟹，啧啧，啧啧。说罢又用犀利的目光朝禹兰脸上一瞧，轻轻地挥一下手，走了。人一瘦眼睛就特别亮，好半天禹兰就像被那犀利的目光钉在那里了。

为此，禹兰又悲伤了一个礼拜，她问我，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会爱上他了吧？他真够酷啊。

这丫头口里骂着，眼泪又快进出来了。

她的这句话，使我明白了她放不下的痛苦源于何处。失恋之前，禹兰是个活跃而有生气的姑娘，说不上有多漂亮，但发育得很丰满，尤其惹眼的是那两个微微泛红的脸蛋，一笑就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几乎所有的男生都为她鼓起来的胸部和荡漾着的酒窝着迷。她一走过来，连周围的空气里都溢出某种性的意味。我比她还大一点，可比她腼腆，还有些内向。同她一比，我还没有完全摆脱青春期的悲观主义情绪，有很多的爱情和梦想还没来得及展开。这使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禹兰的陪衬人，在我们走过时，那些男孩子发出的一声声尖叫，都是因为禹兰，与我无关。那些男孩子像刚刚学会打鸣的公鸡，面红耳赤却又雄赳赳的样子，很让我心动，也使我对于禹兰又妒又恨。禹兰却压根儿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并且将他们一概称之为未酷先毙的乳臭派。

禹兰说，你信不信，我连坐台的心思都有了。

吓了我一跳。我感到了她内心的疯狂。如果说，她真的会去坐台，那

肯定不像别的女生是因为家里太穷被逼得走到那一步。禹兰家境很好，又是个独生女，她上大学是她爸爸妈妈用小轿车送来的。这丫头长到十八九岁，可以说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她唯一想要又没有得到的东西，也就是那个我实在看不发热的老小子了。可这与她去坐台又有什么关系呢？

禹兰脸上浮现出一丝坚忍的笑容，她用强烈的语调表现了自己的决心，你要不信我就做给你看！

我信，我信。我使劲地点头，又奇怪地感到沮丧，脸也发烧了。又不是我去坐台，我发什么烧？

这天黄昏，我们又来到了湖边。禹兰又故意大声叫唤，大鱼哎，大鱼哎。但没看见大鱼。在大鱼养螃蟹的网箱里，我们看见了一个姑娘，她没坐船，坐在一只洗澡的大木盆里，在网箱里缓慢划动。

禹兰问，大鱼呢？

那姑娘说，卖螃蟹去了。

禹兰又问，那你是他……妹妹？

那姑娘听了羞涩地一笑，赶紧把头低下了。我马上就明白了，这姑娘是大鱼的媳妇呢。禹兰也愣愣地盯着那姑娘看，那姑娘上上下下长得圆滚滚的，又红扑扑的。禹兰忍不住就笑了起来，说，我还以为是羊脂球到中国来了呢。我小声嘟哝了一句，说别让她听见了。那姑娘似乎觉得了什么，抬头望望我们，但手里的活儿一直没停。她用草绳把螃蟹拴成一簇一簇的，螃蟹也还在一簇一簇地爬。水里有只半沉半浮的花眼竹笼，螃蟹已经盛了大半笼了。

哎，你过来，我要买螃蟹，多少钱一斤？

那姑娘听见禹兰喊，就把木盆划到了岸边，仰起脸孔来认真地看着禹兰，问，你真的要买？

禹兰说，不买我问你干吗？多少钱一斤？

姑娘说，螃蟹不论斤卖，论手，一手十只，十块钱。

禹兰反应快，说，好，那我买一百手。

天，一百手，一千只螃蟹，禹兰真是疯了。我马上就想到宋老师家里

满房子里螃蟹到处乱爬的恐怖情景，他那捂着大肚子的老婆一定会吓得昏死过去。我有些不安，低声劝禹兰，别胡闹了，你就算了吧。

禹兰古怪地笑起来，算了？你以为是喝蛋汤啊，就这么算了？

这时那姑娘说，你要这么多，今天恐怕来不及了，你什么时候要，我先给你准备好。

禹兰说，正巧我今天也没带这么多钱，那就明天，明天这个时候我来找你。

但到了第二天傍晚，禹兰好像把这事给忘了。我的心情很矛盾，提醒她吧，又怕她真的干出那种疯狂的事，不提醒她吧，又担心那姑娘把螃蟹都捉起来了，捆扎好了，却没人买。我这样别别扭扭地过了一星期，每天黄昏都和禹兰在宿舍楼底下打羽毛球。禹兰也根本就不提去湖边散步了。这让我开始怀疑禹兰买螃蟹的真正动机了。她到底是一夜之间打消了那个荒唐的念头，还是本来就为了图嘴巴快活，说说玩的呢？

结果大鱼来找我们了。他还真的厉害，在几千名学生中把我和禹兰找到了。他脸色铁青，像螃蟹一样鼓着眼睛逼问我们，你们为什么哄人，害得我天天在湖里等！

禹兰倒比他还理直气壮，谁哄你了？这几天不是忙嘛，本姑娘说买一百手，就绝对不会少你一手！

看那神情，她是铁了心的要和那一千只螃蟹周旋到底了。我不禁捏了一把冷汗。但大鱼根本就信不过她了。大鱼紧盯着她问，真的要？与其说是问，不如说是要戳穿一个小骗子的花招。禹兰毫不示弱地说，真的要。还故意掏出一叠钱来数，都是崭新的票子，数得很好听。看来禹兰是早有准备的。我是越来越不明白了，不知道这丫头到底要干什么，她心机太深，又异常诡谲。她叫上我，一起跟着大鱼去买螃蟹。到了湖边，大鱼突然泄气了，说算了算了，你不买就算了，你知道一千只螃蟹要抓多久，得整整一天啊。

禹兰故意问，你不是早就抓好了么？

大鱼气呼呼地说，我抓好了？我是早就抓好了啊，可要等到你现在来买，还不早就烂了、臭了。

禹兰用手挡了一下脸，我知道她在笑，很坏，很得意，那种胜算的得意，那种看着猎物一步步落入自己圈套的胜算。大鱼蹲下身子看着网箱发呆时，禹兰摸了摸大鱼的脑袋，柔声说，去抓螃蟹吧，先抓三十只，咱们今晚在这里烧了吃。

这倒是个好主意，我再次感到了禹兰的聪敏。小伙子唉了一声眉头就全嘻开了。他也觉得烧螃蟹吃挺好玩。等他抓了几十只螃蟹上来时，我和禹兰已经搂来了一抱枯树枝。大鱼很熟练地用手掏出一个土洞，两边围上湿泥，他肯定不止一次这样干了。螃蟹个头不大，但饱满，多汁，肚皮白，翻过来就露出青汪汪的背。这是洞庭湖特有的一种小青蟹，青中带红，所以这种蟹又叫青里红。烧蟹，是大鱼给我们烧，我和禹兰只管吃就行。火焰蹿得很高，映衬在暮色中。禹兰还真的采了一束野菊花，脸也被火光映得红扑扑的和大鱼的脑袋挨在一起，一个白里透红，一个黑里泛红，两个人反差很大，却又显得奇异的和谐。

下次我要带瓶酒来，她有点得意忘形地说。

大鱼说，螃蟹也能把人吃醉呢。

螃蟹在火上慢慢烧着时一个劲地抓挠胸口，我的心也一阵阵抽搐。人类真是残忍啊。禹兰突然笑了笑。我抬起头来问她，你笑什么？禹兰说，笑你矫情，你太矫情了。我臊得满脸通红，嘴里却没忘了吃。开始还有点不知道从哪里下牙，那种蟹黄从嘴里一直流到下巴上，又流到手指上，透明而发粘。大鱼看着我的馋相，乐了。他笑着说，只有母蟹才有黄，吃多了会出事的。

禹兰吃得很斯文，微微伸出舌头舔那蟹黄，好像怕弄脏了她美丽的牙齿。听大鱼一说，她突然不吃了，逼着问，出什么事？

大鱼沉默片刻后又说，吃吧，没事。

但到底还是出事了。那天我们一直吃到了深夜，味道好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总觉得，还没吃过的螃蟹比吃过的更好。这是一种强烈的诱惑，同时也让我们体验到了一种极大的快感。吃进去那么多螃蟹，也没吃坏我们的肚子，但奇怪的事发生了，当我们把大鱼抓来的螃蟹全吃光了之后，一只螃蟹从水里爬到岸上来了，一直爬到大鱼的手边。大鱼顺手就

把它拿到火上去烧，另一只又爬到他手边上来了。似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在冥冥中指挥它们，螃蟹们沉寂缓慢而又前赴后继地向着火焰爬来，就像有条不紊地执行任务。

那姑娘还没来的时候，我们都像孕妇一样鼓着肚子叉开两条腿仰躺在湖坡上，先是感到浑身燥热起来，一种极度的亢奋说来就来了。我们唉哟唉哟地叫唤着，想要使劲地搂住点什么。那姑娘的手电先照着我，一道白光在我身上慢悠悠地盘旋，我已经不知道羞耻地解开了胸前的扣子，连乳罩都拉到了一边，我也像被火烧着的螃蟹一样，一个劲地抓挠胸口，快乐无比地呻吟着。手电的光芒从我身上移开了，照在大鱼和禹兰身上，不知什么时候，他们竟然一丝不挂地搂作了一团，一白一黑两个身体在草地上翻滚，都大汗淋漓。

后来，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离开的，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种迷狂的状态。但我和禹兰都听到了扑通一声水响，好像是谁掉进水里了。片刻之后，就听见了大鱼的怒骂，还没娶进门呢，你就开始管起老子来了，看你还敢不敢，看你还敢不敢？水在不停地响，大鱼喘着粗气，大概是把那姑娘不断地往水里摁。始终没听见那姑娘的声音。这浑小子，他该不会把那姑娘淹死吧？我想去劝劝，禹兰说，少管闲事，大鱼会把你也扔进水里的！

从那个夜晚开始，禹兰就像得到了某种神奇力量的催发，较之她失恋之前更加快乐活泼，走路都是蹦蹦跳跳的，一天到晚不是唱就是笑，夜幕降临就是对她的召唤。我却感到丢了一次大丑。冷静下来后，我想，很可能我们吃的那种螃蟹含有某种激素。我还听说给鳊鱼服用了避孕药之后，每条可长到三斤以上。我劝禹兰也别去了，我拽住她的袖子说，那螃蟹里可能有问题。她嚷了起来，吃螃蟹又不是吸毒，一千只螃蟹我才吃了一百多只呢，还有的吃呢，去吧。她又过来拉我，我坚决不肯去。她说，不去拉倒，你不去我去，秋天真是吃螃蟹的季节啊，持菊赏蟹，啧啧，啧啧。

她啧啧连声地走了，我立刻感到一种完了的感觉，形神俱散了。我真的很犹豫，有一种想要追上她的强烈愿望，但我只是搂紧了一棵树。吃螃蟹不是吸毒可也上瘾啊，那些日子我就像是在痛苦地戒毒，我与我自己的

生命在进行一场生死搏斗。禹兰一走，我就死了，禹兰一回来，我又活过来了。我盯着她的脸看。

禹兰说，你看我干什么，你在我脸上是找不到答案的，要想知道螃蟹的滋味，你就亲口去尝尝。

大鱼点燃的那堆火，还在我眼前燃烧。我舔着干裂的嘴唇跟她争辩，我尝过了，那些螃蟹肯定有问题。禹兰说，那又怎样？我担心禹兰不相信，又大声加了一句，你不要执迷不悟，那些螃蟹绝对有问题。那又怎样？她将头发傲慢地一甩，说，你的心理很不健康啊，你怎么会有这种灾难性的心理阴影？你很想，是不是？你比我更想！她笑了，恬不知耻地露出一副胜利者得意洋洋的表情。

我想什么？我几乎是气急败坏地喊叫起来，你说我想什么？你说明白一点。

禹兰挥手把我制止了。禹兰说你不要再逼着我问了，她嘎哒嘎哒地甩动着高跟鞋，又扭过头来对我说，你再逼着问我就管你叫妈了，你现在比我妈还要疑神疑鬼，还要神经质！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吸一口气是为了换气。我忍气吞声，心里翻得乱七八糟，各种念头都拉出来了，纷乱地纠缠在一起。禹兰每次去湖边，再也不叫我了，连象征性的姿态都不表示一下了。这表明她已经极端瞧不起我，也更让我忍无可忍。终于，在禹兰走后不久，我也从院墙上的那个洞里钻了出去。好久没走到湖边了，零星的野菊花已开得连成一片片的了。我走得很慢，十分的慢，在齐腰深的野菊花丛中摸索着前进。我焦急的目光，只朝着一个方向看，看那些黄昏笼罩着的透亮的网箱。然而我现在连网箱也看不见了，网箱上的网和湖水一个颜色，都一样的波光粼粼闪闪发亮。我分不清哪是湖水哪是网了。没看见大鱼和禹兰，但我看见了那姑娘，羊脂球，她仍然坐在那只大木盆里，把腿盘起来，就愣在那里跟尼姑打坐一样的不动，任由屁股下的木盆随波逐流。

大鱼哎，大鱼哎。我竟然像禹兰一样地叫唤起来。

大鱼死了。那姑娘突然低声说了一句，四野一时寂然无声。

事实上谁也没死，没过多久这姑娘就嫁人了。她是大鱼定下的媳妇